

朝花夕拾

## 麦笛悠悠吹

疏泽民

麦子拔节抽穗之际，也是麦笛吹响之时。五月的田野里，南风掀起阵阵绿色麦浪，如波涛起伏，跳跃起舞。麦海深处，隐隐传来阵阵麦笛声，犹如优美的田园牧歌，给乡村田园增添勃勃生机。

吹响麦笛的，都是些娃娃。扯一根麦穗，掐去穗头和根部，留下如鹅毛管般中空的一截，在麦管靠近实心结的一端，用指甲轻轻划出一道口子，一只麦笛就做成了。将空心麦管含在嘴里，憋一口气，轻轻地吹着，悠扬的笛声便从划口处溢出来；划口的部位不同，划口的长度不同，吹出来的音调音色也不一样，有的尖细如莺啼，有的低沉如牛哞，有的响亮如布谷高歌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制作麦笛，宜在立夏后小满前。早了，麦管太嫩，轻轻一捏，非断即瘪；过了小满，麦秆渐硬渐黄，指甲划不开，即使使用小刀划开，麦管失去弹性，吹不成调子。制作麦笛，一般选择雀麦，雀麦不能吃，犹如稗子，散落在麦地里，个头又高，鹤立鸡群的样子，易于识别。小麦和大麦是掐不得的，每掐一管麦笛，就浪费一穗麦子，于心不忍。

庄子里麦多，娃娃多，麦笛也多，此起彼伏，混淆视听，鸟儿误把麦笛当鸟语，忙着应和。此时的大自然是热闹的，草丛里野鸡咕咕叫，枝头上喜鹊喳喳，屋顶上黄鹂啾啾，一时间麦笛和鸣，百鸟千啭，奏出了山村田园交响曲。

现在，麦子还在种，但是吹笛人早已长大，结婚生子，由四十不惑到五十知天命，再也不吹麦笛了。悠悠麦笛，已成为渐行渐远的乡音童谣。



茁壮成长 潘泉 摄

雪泥鸿爪

## 女儿的“六一”奖状

彭庆东

女儿四岁那年，在幼儿园里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。前一天晚上回来，她高兴地告诉我们，要在舞台上表演节目，叫爸爸妈妈都去为她助力。她妈妈说上班路远去不了，让爸爸陪着去。惹得女儿一脸的不高兴。

早晨起来她就哭了，非要爸妈一块儿去。我左哄右哄，她总算没哭花妆。后来，她妈妈请假赶来，还是错过了女儿的节目，好在陪她参加了亲子活动，虽然有遗憾，但女儿的笑脸乐开了花，比往常活泼开心了许多。

转眼之间，女儿上一年级，还是“六一”的前一个晚上，她高兴得不睡觉，一个劲儿地问我为什么要过儿童节？为什么要戴红领巾？我语重心长地给她讲了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来历和红领巾的象征意义，女儿听得津津有味，若有所思地说她以后一定要爱护红领巾。女儿被评为三好学生，她考我“三好”是哪三好？我笑着催她早点睡觉，不然明天上台领奖没精神。

第二天，我送女儿去学校，一路上她蹦蹦跳跳，快活得如一只百灵鸟。女儿上台领奖，此前我给她讲过要用双手接奖状，要向老师敬礼，她都一一做到了。在领奖台上合影时，女儿的小脸蛋上有紧张有喜悦还有自豪。

回家后，我准备把奖状贴在墙上。儿时我得的奖状，父母都给贴到墙上了，居然贴满了一堵墙。但女儿却要放入我家的荣誉证书盒子里，等她长大后，要用奖状装满它。

下午学校放假半天，我征求女儿的意见，她的节日她做主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平时禁吃的零食也可以随心吃。女儿的要求是带她去一趟动物园，然后买几本她喜欢的书。

我给她提了一个附加条件，就是去照相馆照一张相留作纪念。女儿好奇地问：“家里有照相机，干嘛要去照相馆？”我说：“我们选一家照相馆，以后你小学六年的每一个‘六一’纪念照都去那儿照，给你做‘六一’纪念影集。”女儿兴奋起来：“还有奖状，我要争取年年都当‘三好’学生。”

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眨眼之间，女儿的六年儿童节倏忽而过，而那些留在相册里的美好记忆清晰如昨，那渐渐鼓起来的荣誉证书盒见证了女儿一路的努力，那里面又放进了女儿孩子的奖状，可谓是“三代同堂”。

孩子的羽毛球教练，履历非凡，跟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同场训练过。

上周末，我送孩子去训练，馆内气温很高，几轮下来，我看到教练把孩子们叫到一起“训话”。他说，“我们这个队，有6名学员，我不允许任何一人在训练时偷懒、走神，特别是那些入队早、打得好的队员。”

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，“只要有一人有偷懒、走神的举动，其他5人看到后，心理上就会产生变化：我要不要也偷懒？一个不认真训练的人，会破坏团队整体积极向上、刻苦训练的气氛。”

接着，教练又说，他不大爱表扬人，“表扬很重要，但绝不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一个冠军是表扬出来

的。”他说，成绩不表扬，跑不掉。但懒散、走神，如果不批评，就难有进步和提升。教练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我不指望你们能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，我只想让你们养成凡事都要认真投入去做的习惯。”

作为家长，我很赞同这位教练的看法。同龄人，在智力上的差异其实很小，靠什么拉开差距？就是在做事时保持认真和专注。自律、专注地做好当下自己的事，便是人生道路上的捷径，这跟“内卷”和“抢跑”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## 喜乐平凡

周牧辰

平凡人如何保持喜乐，是门学问。

爷爷是个普通的乡下农人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总是乐呵呵的。奶奶有时批评他：“没人强，有啥可乐的？傻乐！”爷爷说：“我能乐呵呵的，这点就比别人强。”他又说，“别人强，任他强去。”

奶奶眼中的比别人强，其实就是比别人成功。但要想比别人成功，可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。成功理应喜乐，那么平凡就不该了吗？我觉得也要喜乐，就像爷爷那般。爷爷定不是像奶奶所说的那样傻乐，他一定是在心里找到了足以让自己喜乐的事，哪怕那些事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一乐。

心灵小品

## 捷径

徐徐

的。”他说，成绩不表扬，跑不掉。

但懒散、走神，如果不批评，就难有进步和提升。教练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我不指望你们能取得多么骄人的成绩，我只想让你们养成凡事都要认真投入去做的习惯。”

作为家长，我很赞同这位教练的看法。同龄人，在智力上的差异其实很小，靠什么拉开差距？就是在做事时保持认真和专注。自律、专注地做好当下自己的事，便是人生道路上的捷径，这跟“内卷”和“抢跑”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

一丝不苟 张连瑞 绘

## 连载



华文出版社

5

韩石山 著

## 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好多人都知道，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去河北、山西、河南、江南考察古建筑，那她的身份是什么？是梁思成的夫人，梁思成的助手。

1930年冬天，林徽因得了病，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，第

二年春天在协和医院查出肺结核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去沈阳，住在北平养病。梁思成呢，太太回到北平，加上九一八事变前，东北的局势一直不稳定，第二年春夏间，也辞职回到关内。正好前一年，有个社会贤达叫朱启钤（桂莘）的，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中国营造学社。这个人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，代国务总理，喜好研究古建筑，退出政界后兴办实业，很有钱。梁思成参加了这个学社，当研究员。有的传记上说，林徽因也在营造学社任职，我想不会的，因为这个机构是个纯民间机构，是朱启钤一个人独力支撑的，不会聘一个病人当研究员。就是朱启钤不说什么，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品格，也不会想到在这么一个民间机构里支一份干薪。

抗战期间，朱启钤已经破

产，负担不起营造学社的开支了，梁思成还要支撑这个摊子，就当了学社的社长。过去好长时间，都是朱启钤挂名的。这样，筹措资金的责任，就落到梁思成的肩上了。这个机构，是个民间机构，顶多可说是个准官方的机构，也就是说，教育部会补贴些钱，或是给个项目，但绝没有常年的经费。整个学社，不过五六个人，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，梁思成绝不会再给林徽因一个职位。再说这些年，林徽因一直卧病在床，绝不可能胜任正常的工作。

有人会说，抗战胜利后，梁思成去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林徽因参加国徽设计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，能没有名分吗？能不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吗？

她的母亲，是父亲的第一个妾，就是小老婆，没几年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妾，很是宠爱，她母亲备受冷落。母亲备受冷落，她倒是深得父亲欢喜。不幸的是，在她二十五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去世了，且是死于非命，可说是身世凄凉吧。

在她二十六岁的时候，患了肺病，休养好了。到她三十四岁的时候，由长沙去昆明的路上，旧病复发，越来越严重，直到五十一岁去世，后半生多半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去世的前几年，体重只有五十多斤，形销骨立，只剩下一把骨头了。真可说是半生磨难，与鬼为邻。

这都不算什么，少年时的苦楚，晚年的病痛，谁也会有的。有种说法，“工作着是美丽的”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，最想望的就是找到一份好工

作，或是毕业后有正式工作，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种最为正常的心理。一个知识分子，没有工作，不一定就是衣食无着，而是一种人生的遗憾，有时甚至可说是一种人生的耻辱。如果说这个道理成立的话，我们应当对林徽因先生，表一番同情。

我算了一下，她一生真正意义上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名分的工作，挣工资的工作，时间不过三年。就是刚回国，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授三个多学期，1928年秋天到1930年冬天学期没结束的时候，不到两年的时间。再就是1935年，应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之聘，教过一学期的“英国文学”课。再加上抗战时期在昆明，曾在云南大学教英语补习课，不会超过两个月，合在一起，顶多也就是三年的样子。

随笔